

朋友夫婦出國遊學三月，欲將寵物狗放我家寄養，我甚是情願，但狗乃淫雄性，荷爾蒙分泌旺盛，每出去遛狗，牠總要搞些未遂外遇，讓我防不勝防，尷尬不勝。遇到母狗，牠先上去嗅，一旦清雌雄，便一撲而上，連「前戲」也省略掉，於光天化日之下欲行苟且之事。我急忙拉緊鏈子，制止其流銀行徑，牠每毎拚命掙扎，大喊大叫，還與我「理論」，真是不知狗間還有羞恥二字。由此聯想，男人見到美女，也就是多看兩眼，不管心裡怎麼想，絕不敢動手動腳，這就是孟子說的道理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」而那些公然調戲侮辱異性者，其實與豬狗無異，或曰禽獸不如。

陳魯民

我住別墅，坐豪車，吃新鮮牛羊肉，德國進口狗食。到朋友家境優越，狗也享受貴族待遇，一向養尊處優，這些條件都不具備，別墅變成蝸居，吃的是國產狗食，它一下子就不適應了，聞聞不是進口狗食，就絕食抗議，我可沒那麼多閒錢伺候它。你愛吃不吃。這就是孟子說的道理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」而那些公然調戲侮辱異性者，其實與豬狗無異，或曰禽獸不如。

養狗心得

文化
錦

畜生鳴鳴叫了兩天，終於堅持不下去了，「一狗是鐵，餓是鋼」，只好降低身份，開始慢慢品嘗牠去查看有無委屈，我頓時想起一句古訓：「從儉入奢易，從奢入儉難」。

每次用餐，都大睜雙眼望着我，似

此狗身材適中，面容清秀，基本無進攻能力。但我

律都猶猶狂叫——當然是對同性，有時還做出勇猛攻擊

狀，張牙舞爪，氣沖斗牛。可如果身邊一沒人，離開人視野，牠沒了靠山，馬上就變成了屠頭懦夫，縮頭烏龜，那真是狗見狗欺，大狗咬牠，小狗逗牠，牠立即擺出一副搖尾乞憐的熊相，氣得我直罵牠：「你這個狗仗人勢的東西！」

狗通人性，我以前還不大信，現在覺得頗有幾分道理。我家這狗

尚未刻意訓練，但會對主人撒嬌，殷懃可掬；餵牠東西會作揖謝謝；門鈴一響，牠會衝到房

間通知你客人來了；你要生氣了，牠也會很知趣地不言不語，便若有所失，悵惘不勝。

時光如梭，說話間三月即到，朋友將歸國把狗抱走，每想到此我

彼岸花

湯 敏

文化
經緯

「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飄渺間」，此山便是號稱「海天佛國」的普陀山。原稱「普陀洛迦」，取自梵文譯音，是佛經所說觀音居住的地方，漢語意為「觀世音淨土」。

普陀山孤懸海外，遠隔塵寰，彷彿是造物之神為人間專設的一處清涼世界。近代學者蔣維喬說：「山與水二者不易並美。以山而兼湖之勝，則推浙江西湖，以山而兼海之勝，當推定海普陀。」確實，普陀的地理條件得天獨厚，「巍巍山勢欲壓海，縹渺雲飛海上山」，山海相依的氣韻、勝景令人神往。山重水復，時見廟宇嵯峨；暮鼓晨鐘，應和驚濤裂石；海闊天空，更顯佛土莊嚴。

山是靈山，海是覺海。在這片淨土中，觀世音菩薩以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的偉大願力，度衆生於無邊苦海之中。在她的光輝普照之下，島上的山石草木、清風明月、鐘聲濤音，似乎都擁有了靈氣慧根，向世人解說着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」的真意，使人悠然心會、頓悟禪機，進入物我兩忘、非色非空的澄明之境。

兩千年前，普陀山還是道人修煉寶地，秦安期生、漢梅福、晉葛玄都曾來山煉丹、修道，至今山上仍留有「煉丹洞」、「仙人井」等遺蹟。唐宣宗大中年間（八四七—八六〇年），天竺僧人來此修行，「親睹觀世音菩薩現身說法，授以七色寶石」，此地因此傳為觀音顯聖地。後梁貞明二年（九一六年），日本高僧慧鏗從五台山迎奉觀音像乘船回國，途經普陀蓮花洋為風浪所阻，認為是觀音不願東去，只好將聖像留在岸上，跪拜而去。島上居民舍宅供像，俗呼「不肯去觀音院」。觀音不肯去的故事廣為流傳，普陀山從此被奉為觀音菩薩的應化道場。宋紹興元年（一一三一年），住持真歇禪師奏請朝廷，易律為禪，遷移七百多漁戶出山，普陀山遂成不染人間煙火的琉璃淨域。

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遙望海上仙山，想像它

「五朝恩賜無雙地，四海尊崇第一山。」據《普陀山志》記載：中國歷史上共有十三位帝王、十九位皇后和親王為普陀山賜金、賜田、賜經，進行修繕和擴建。正因為有了唐宋元明清五朝恩賜，普陀山才有歷史上的顯赫地位。

歷代帝王中，康熙與普陀山因緣最深。明末清初，荷蘭殖民者據點普陀山，將寺院焚毀殆盡。康熙二十三年（一六八四），第一次南巡。馳海禁，衆僧歸山。康熙二十八年，第二次南巡。下詔重建普濟寺大圓通殿。三十八年，第三次南巡。施金千兩，又恩准將南京明朝故宮舊殿的琉璃瓦和棟樑構拆運到普陀，蓋建前、後兩寺大殿。並賜額「普濟群靈」，改名普陀寺為「普濟禪寺」。又賜題「天花法雨」和「法雨寺」額。以後屢有封賞。至此，普陀山進入全盛時期。擁有三大寺、八十八庵院、一百二十八茅棚，僧衆三千餘人。可謂是：「山當曲處皆藏寺，路欲窮時又遇僧。」

辯證唯物論有歷史周期律，佛家亦有成住壞空的輪迴之說。盛衰無常，恩寵與浩劫相伴。千年來，普陀山經受的天災人禍，兵燹火焚，連綿接踵。從大的劫數看，明初，朱元璋遷僧衆入內地，焚寺庵三百餘間；明嘉靖年間，倭寇佔山，政府再次焚寺遷僧；清順治、康熙初年，荷蘭海盜船上山擄掠，「僧藏盡空，寶地殘毀」，清政府又實行海禁，香火中斷；抗日戰爭時期，日寇的鐵蹄也踏碎了這座佛國清淨地。然而，信仰不滅，善心不泯，每次劫難之後，普陀山總會迎來一次新生，廢墟上又立即巍峨寶塔，冷寂的佛龕重現香煙裊裊，僧人歸山，萬衆來朝。

普陀山，這座不過面積十二點五平方公里的小島上，不但遍布着堂皇的廟宇，懸掛着帝王、總統的翰墨，陳列着無數稀世珍寶，也薈萃着雅士的風流、武人的豪邁。它是平民百姓救贖心靈的聖地，也是失路英雄彷徨無助的情感寄託。

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遙望海上仙山，想像它

意金鰲載，雲現兜羅銀世界」。宋代文學家王安石說它「補洛迦山傳得種，閻浮檀水染成花」。元代趙孟頫，奉詔渡海書寫《昌國州寶陀寺記》碑文，書蘇軾《赤壁賦》，鐫於達摩峰崖壁。並有《遊普陀》七律一首，首聯曰「縹渺雲飛海上山，掛帆三日上潺湲」。明末董其昌晚年寓居普陀白華庵，時值妙莊嚴築成，應方丈之請，揮筆書寫「入三摩地」碑，「金繩開覺路，寶筏渡迷川」聯，並撰書《普陀山修妙莊嚴碑記》。現代郁達夫在此得到禪的啓迪，寫下「雪濤怒擊玲瓏石，洗盡人間絲竹音」之句。

因為地處海疆，明代抗倭名將，如胡宗憲、戚繼光、俞大猷、侯繼高，以及清代康熙年間的鎮海總兵藍理也在戎馬征戰之暇，頂禮普陀觀音。侯繼高主持修纂《普陀山志》，他在山石上題寫的「磐陀石」、「海天佛國」，筆力遒勁，為秀麗的山水平添幾分豪氣。

明清易代之際，張蒼水「扛鼎劍」，「倡大義於江東」。功敗垂成，散盡軍隊之後，登普陀而四顧茫然，賦詩道：「海岸真孤寂，青青三兩峰。月圓清梵塔，潮上翠微鐘。鶴夢來何處？龍吟隔幾重？迎門有燈火，僧話舊時蹤。」萬丈雄心卻報國無門，凡此種種，都只能賦予山僧閒話。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康有為題普陀山詩云：「第一人間清淨土，欲尋真歇意如何？」從維新理想到保皇夢，從熱衷政治到欲尋真佛，歷經挫折失敗的康有為難免有一種深深的幻滅感。

「佛燈朗耀，祖道恆傳。」觀音道場歷千年香火不滅，更有賴僧衆的愛惜維護。自唐代開山，普陀山高僧輩出，著名的有真歇、一山一寧、大智、天然、潮音、珂月、竹禪等等。這些高僧大德不僅定慧雙修，於佛學多有創見，更有一顆濟世護生的仁心。近代，諦閒大師、太虛大師等都在普陀山閉關和閑藏，虛雲大師、弘一大師也登島拜謁印光大師。

普濟寺大圓通殿有聯云：「蓮池印月非空非色，法海藏天無古無今。」無論毀滅與重生，得失與失意，無論時空流轉，人世代謝，在佛的究竟世界裡，非空亦非色，無古也無今。然而，海天相接處的普陀山，如一朵莊嚴聖潔的白蓮花，永遠盛開在彼岸，在世人的心靈裡。

母親的菜地

人生
在線

母親不會打牌，不會玩麻將，可以說她沒什麼特別的愛好，但母親喜歡隔三差五地去爬山鍛煉，也算是老有所樂吧。退休後，她一刻也不願意清閒，幫着我愛人和妹妹帶大了倆孩子。孩子們上了幼兒園，她也就閒下來了，卻感覺她一下子有點無所適從。

不久，又看見母親每天提着兩個水桶去爬山的身影，於是家裡多了一個在農村裡才見得到的陶製水缸，家人天天用上了母親帶回來的山泉水，多的時候還會讓我和妹妹各自帶點回家。一日，母親帶回來的除了水，還有滿滿一袋子的時令蔬菜，高興地對我們說：「以後可以天天吃上我手種的無公害、純綠色的蔬菜了。」

母親已經有二十多年沒幹農活了，卻每天帶回一大袋蔬菜，帶着滿腹的疑問，我在一個周末驅車到了母親經常去的山頭。

母親正在一方黃土地上細心地侍弄着自己手種的蔬菜，勾着腰，彎着腿，褲角上沾滿黃土，汗珠順着她的髮梢往下滴，汗水濕透了衣背。她撥去地裡的一棵棵雜草，捏碎一塊塊硬土，扶正歪倒的菜苗。

沉醉在她勞作的這方黃土地中。三十多

平方米的黃土地上種着青菜、豌豆、黃芽菜、絲瓜、大蒜、莖菜等時令作物，凡是節氣裡應有的，她的菜地都能見到。

看見我上來，母親招呼我幫她再刨出一塊地來。原來，這三十多平方米的黃土地都是她親手一鋤一鋤地刨出來的，而且地頭的那堆有機肥料都是她親手製作的。我拿起鋤頭，三下兩下之後，我就氣喘吁吁，腰痠背疼了。母親笑着說：「你啊，出門有車子，吃飯上館子，樓梯不走電梯，再不鍛煉，骨頭要生鏽了。」正說着，邊上一位老農夫見了，感嘆地說：「你老娘真是可以，菜種得比我們這些一輩子跟土地打交道的人種的還要好，連地頭肥料裡的大糞都自己挑。」下山時，我要母親坐車回家，她卻執意不坐，精神氣十足地挑起兩桶水和一大袋的蔬菜，沿着台階快步地向山下走去。

父親得病後，母親除了非要把自己親手照顧父親外，還想着自己的菜地，隔着兩三天就大清早爬上山頭，用山泉給蔬菜澆水、上上肥。甚至父親去杭州治病期間，她還會交待我們上山幫她打理菜地，可以把採摘的蔬菜送給親朋好友。父親幾次在我和妹妹面前告狀，說母親不知勞累，不會擠時間多休息。我們也多次勸她注意身體，可她卻置若罔聞，依然用心地打理着菜地。母親多次跟我們說：「你爸必須多吃無公害的蔬菜，市場上買的蔬菜我不相信。」每當母親帶回碧綠的蔬菜時，我由衷地敬佩着母親的執著與堅強。

母親就這樣憑着堅強的毅力延續着父親的生命……父親去世後，母親顯得越發蒼老，我們再也不勸母親別去菜地了。我相信，這方菜地帶給她的是心靈上的安慰，就讓母親繼續在那塊心靈之上導演着春華秋實吧！

慈禧的一次成功外交

馬 莉

人與事

到浙江寧波奉化，必訪其所轄建制鎮溪口。溪口鎮是一個古鎮，也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之一，令香港旅客如筆者刮目相看。這裡是蔣介石的出生地、蔣氏父子的故里、民國時期國民黨的指揮中心。旅客到來，逛一逛與蔣有關的景、摸一摸與蔣相關的物，順理成章。為此，舉凡「蔣景」都人如潮湧，磕頭碰腦的。我怕擠，怕「寡不敵眾」。溪口的另一個景點，即使逢假日，旅客也不多，與「蔣景」形成強烈對比的，就是露天彌勒大佛藏身的雪竇寺。

梵語彌勒，意譯「慈氏」。佛大慈大悲，集仁愛、憐憫於一身。把「慈」字分拆，成為「茲」加「心」，蘊含「此心乃一心一意」寓意。如此把彌勒「拆拆砌砌」，倒讓容易心浮氣躁的我稍覺平靜。心平氣和很有可能平息大災難。雖與「指揮中心」為鄰，卻耽於與「戰亂」、「敵對」為伍，佛家就是這樣常被誤以為逃避現實。可是，誰又願意終日活在「戰亂」、「敵對」的現實中呢？

至於雪竇山上這座江南禪宗千年名刹寶寺，寺內大佛在二〇〇六年杪奠基，總投資達到二億人民幣之巨，假日還是渺無人煙，看來原因之一，是大佛像前面那長長「天梯」嚇怕了旅客。彌勒佛三十八米高高在上，身長頂多一米多的凡人，遠眺仰望還可以，攀上三百多級石階才能抵達蓮花座，總得稍作思量，問自己腿是否爭氣。

考慮過後，我最終決定攀上去搔一搔彌勒的大腳板。其實，只要放慢腳步向上升，並不是什麼問題。七月杪，近四十攝氏度的氣溫，渺小的遮陽傘難擋從四面八方「噴」過來的熱氣，身體悶熱，臉兒、手臂感到陣陣刺痛。如此這般，不少旅客選擇暫不到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惟「孤身見佛」是另一番感受，單憑這個小小心願，終於到了蓮座底部，尚有二、三十級便到達大腳板。問正在那裡做維修工程的一位師傅：可以上大腳板嗎？答曰：可以，免費；摸大腳板則收二十元。結果，再上層樓，錢沒付，大腳板是「眼看手勿動」了。

近距離大特寫「面聖」，見其垂肩兩耳、盈盈笑意撲面而來，瀟灑態勢，相比自己因勞累而聳肩縮脖，真有點慚愧。盛傳彌勒肉身為布袋僧人，奉化正是其家鄉。雪竇山被譽為中國第五大佛教名山並非偶然：彌勒是未來佛，是釋迦牟尼的繼任者，是除福祿壽以外的七福神之一。

布袋和尚的笑意可以深不可測，也可以簡單易懂。畢竟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任何事只要「複雜簡單化」甚至「政治化」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朱溫篡唐後，北宋之前，中國有五個封建皇朝「五代」，與割地分據的十個政權「十國」並存，五十三年裡換了十四個皇帝，第一個皇帝梁太祖朱溫便被其子朱友球所殺，朱友球又被其弟朱友貞所殺；軍閥混戰，農民逃避兵役，土地荒廢。五代十國怎不是中國的黑暗時期？生逢後梁亂世的布袋和尚張誓契此，竟然能常常眼笑眉開，談何容易。這笑，可解作笑可笑之人，也可釋作喜會有緣之士；大腹，被認為是包容世間所有難忍之苦；布袋，被認定是承擔世人一切難熬之痛。加上他常卧在雪裡等種種怪異行徑，被傳為彌勒身便屬有跡可尋。

一笑泯恩仇，大家每天如能習慣笑，自娛娛人，看破、放下、隨緣、自在，人生匆匆，不為己為人添煩添亂，社會和諧，多好！

信不信由你，自魏晉時代起，中國就已開始出現了機器人，這並非天外客的傑作，而是聰明老祖宗的發明創造。

大興（公元三一八年至三二一年）中，衡陽有個叫區純的人，做了一個器物，一丈見方，四邊各開一個門，門口各有一個木人守着。將四、五隻老鼠放入其中，每有老鼠竄出門時，均被木人用木槌擋了回來，始終不出門。

唐朝初年，蜀地成都有木匠楊行廉，技藝精

巧，曾製作了一個木僧去街頭乞討。木僧端着木碗慢慢行走，不時有路人行善向碗裡投錢，碗裡的錢滿五十文時，機關觸動，木僧就會說一聲「布施」，隨即將錢傾倒在大口器皿裡。

唐玄宗時，有名馬侍封的能工巧匠，曾改造過相風島、指南車、記里鼓，唐代學人牛肅的《紀聞》中稱讚他「能窮伎巧，其巧逾於古」。

他向朝廷進貢了一架梳妝台及一個木頭造的婦人，專門用以服侍皇后妃梳妝打扮，對此，《紀聞》中有詳細記述：

梳妝台中間立有鏡子一面，台下兩層，都有門戶。皇后梳洗時，掀動門上的機關，妝台門自動開啓。梳妝台裡的木婦人拿着毛巾、梳子等盥

洗用具裊裊而出，送到皇后面前，待皇后取過後

，轉身回了妝台，妝台門關閉。皇后梳洗完畢，啓動機關，妝台門復又打開，木婦人將胭脂、香粉、眉筆、簪花等化妝品一一送與皇后。皇后打扮完畢後，木婦人又把盥洗、化妝各物全部拿回梳妝台，關上妝台門。

洗用具裊裊而出，送到皇后面前，待皇后取過後，轉身回了妝台，妝台門關閉。皇后梳洗完畢，啓動機關，妝台門復又打開，木婦人將胭脂、香粉、眉筆、簪花等化妝品一一送與皇后。皇后打扮完畢後，木婦人又把盥洗、化妝各物全部拿回梳妝台，關上妝台門。

宋代沈括著的《夢溪筆談》裡，記載有會捕捉老鼠的機器人。慶曆年間（公元一零四一年至一零四八年），有李姓術士製作了一個高二、三尺的木質鍾道，鍾